

螢燈題詞

此無如子贅言也。先進之言。初讀之。覺腐朽不堪。媚唇舌曰。蘇秦張儀。習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。鬼谷先生弟子五百人。爲作土窖。深二丈。先生曰。有能獨下說窖中。令我

泣出者。則能分人主之地矣。久之。秦下說窖中。鬼谷先生泣下沾襟。儀繼下說窖中。鬼谷先生亦泣沾襟。今欲立言。非縱橫其說。能令鬼谷泣下。固自有下坂之丸。粲花之論。駕而媚人。卽河上公。漆園吏。賈

山。仲長統。總堪捫舌。此言亦何當乎。再讀之。而靈光點點如燭。宛然腐草。化爲螢火。照目徹中。先輩分我心燈也。鬼谷先生聽焉。將反泣。爲歌。秦儀又不足與語矣。介之推。謂言身之文也。身將隱矣。安用文

之○其○將○與○言○俱○隱○乎○隱○一○時○之○言○
以○還○縱○橫○文○千○秋○之○言○以○脩○潛○德○
使○言○重○於○金○石○珠○玉○美○於○黼○黻○文○
章○樂○於○鐘○鼓○瑟○琴○身○隱○而○言○益○彰○
語○陳○而○光○倍○耀○寧○得○輕○爲○腐○朽○唾○
棄○耶○

閔景賢識

快書卷四

練江閔景賢士行篋

西湖何偉然仙臞訂

螢燈

贅言改本

夫道無容言。言而非也。言求知非。不言亦非也。我疑之人。方得而破之。我信之人。方得而攻之。我失之人。方得而正之。卽拾人糟粕。導我聾盲。急欲見症。而受鍼砭。贅何論哉。

形出於性。大海一漚。生寄於虛。太空一電。從漚得海。二儀萬物。無非我從電得空。億萬混闢。而長存。

軋以健行。易知大始。坤以順承。簡能成物。夫人參乎兩間。載營魄而抱一。非自強不息。則健不肖乾。曷云易知。非安貞無彊。則順不肖坤。曷云簡能。雖然非易。則強必息。非簡則貞不安。息且不安。而營魄離其載矣。曷云成位乎中。易而自強。簡而安貞。當於何求而證之。

忘我性之適也。忘物情之適也。忘是非心之適也。忘喜怒恩怨。天下之適也。

乍見入井。止有不忍。再着一念。則大小之見。生故知人爲皆僞。天機獨純。疾風教木。而苔孽不與。拔全於微也。雲臺之高。墮者折脊碎腦。而蠱蠱適足。翔翔遊於輕也。以輕微涉世。暴與險不

及之。

竭澤而漁。魚必窮。焚林而狩。獸且盡。掩取乃自盡之術。極算豈善後之圖。

齊有東郭敞。多願。願有萬金。其徒請調焉。不與。曰。吾將以求封。徒怒而去之。宋夫以敞之妄。召徒之妄。敞執妄以怒。妄妄相生。總由多願。乃知不願乎外之妙。

水不爭高。故安而不危。水不爭先。故疾而不遲。

欲上人。必以身下之。欲先人。必以身後之。謙亨。有終。見及此矣。

暗室夜暈。莫辨黑白。見曙光則覺矣。乘舟昏惑。不知東西。見斗極則寤矣。人各有曙光。斗極何難辨。黑白東西。

淵乎其居。濇乎其清。金石有聲。不考不鳴。吾以定吾性。而發乎吾情。

爲者敗之。執者失之。爲而非爲。至無而供其求。

執而非執。時騁而要其宿。非獨見獨聞。得力何以有此。

懷重璧者。不爲有接。不謹其動。行獨梁者。不爲無人不競。其容顧緣境攝持。易因而忘境難。使人信已易。蒙衣而自信難。

載哀者。聞歌而泣。載樂者。見哭而笑。哀可笑。笑可哀。不虛使然。

瞋必撫。跌必據。痛必摩。痒必搔。蓋不得不然而

莫知其然。君子之爲善以之。

騏驥一日千里。駑馬十駕。則亦及之。徒伏櫪下。斯跛蹙先之矣。故學無銳鈍。要於必行。

忠信進德。立誠居業。有所以凝之也。不凝則泄。何德業之與。有故甯水。足以溢壺。榼而江河。不能實漏卮。凝與泄之辨也。

無形倨。無留居。以爲君車。志道者以之。少君費。寡君欲。無糧乃足。進道者之涉於江而浮於海。

送君者自涯反。君自此遠矣。得道者以之。狡麗之苦窳也。而醜則堅牢。華璧之易以碎也。而金鐵則難陶。將爲華爲美。則無問其堅完。將爲堅爲完。則無問其華美。

拘。僂。丈。人。不。以。天。地。萬。物。易。蝸。之。翼。故。承。蝸。猶。掇。津。入。不。使。覆。却。萬。方。得。入。其。舍。故。操。舟。若。神。梓。慶。不。壞。慶。賞。巧。拙。而。忘。支。體。循。自。然。故。鑿。成。而。見。者。以。驚。學。者。有。所。攬。其。中。有。所。掣。其。外。不。

啻以黃金注矣。於重外也。故曰外重者內拙。兩間萬古大體立而道存。一察片言小知闕而多碍。故牛蹠之涿無尺寸之鯉。塊阜之山無尋丈之材。

對形而摹。不必悉肖。止水爲鑑。則妍媸輦笑。不爽毫毛。應聲而和。未必不差。虛谷爲受。則激謫叱吸儼然互答。

凍者俟兼衣於春。曷若就火之易爲燠也。暘者

望冷風於秋。曷若卽水之易爲清也。雖然。至春。秋而水火爲長物矣。

爲蓋一椽爲輪一幅有之可以備數。無之未有。害於用。君子任道。不爲輻而爲轂。不爲椽而爲。轆。斯輪蓋管是矣。

日月四方共位。門戶徒然自標。我謂爲東鄰鄰。之東則謂西也。我謂爲西鄰鄰。之西又謂東也。是非易位定奪無時。

聖門施教。旨一訓殊。今日法門。一槩無上。在甯。胥無論。自智者且以口頭當之。譬則宮人得戟。以刈葵盲者得鏡。以蓋卮。所施亦何當焉。

夫道不傳則壅。不得其傳則蔽。故立之門戶。將。剽外邦而自築宮庭。分之塗轍。將竊啣轡以馳。騁四郊。懸之筌蹄。將咨口吻而捕風捉影。

疾雷破山。澍雨如霖。雞啼於時。而失司晨之知。堅白爭鳴。影響相和人。淆於辨。而多築舍之謀。

弓疆於彌。刃利於鋸。鋸非利於刃也。刃弗得則弗伸。彌非勁於弓也。弓弗得則弗固。故君子厚以養銳。而柔以維剛。

惟坎蛙不足語海。惟夏蟲不足語冰。無爲坎蛙。當擊北溟之浪。無爲夏蟲。卽堅凌陰之操。安坎就炎。而曰海矣。冰矣。何怪乎爲蛙與蟲者之竊笑。

釣天廣奏。飛鳥過而不止。崇楹績揉。猱狁逃焉。

故大聲不諧於里耳。瑰行不適於俗觀。

羊質虎皮。見草而悅。見豹而戰矣。平時而賢聖自命。乃當事瞽然。利疚威惕。忘其皮之虎也。者非其質也。

巫步多。禹行同。跛而人不神。世醫多。盧居同。方而術不扁。夫假真以售僞。而僞率不可冒真。禹乎。盧乎。居與步已乎。

田子方隱一老馬。而魏人載。齊莊公避一螳螂。

而武勇歸。君子卽不爲人組修，亦不因微易念。涉世畏途，履道自坦。隨世競走，譬猶逃雨也。無之而不濡，從道轉舒，譬則轂焉無之而不運。是以去彼就此。

軋易知險，坤簡知阻。險阻由心自造，無造險阻之心。行以素位，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湍瀨。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太行石澗。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無入不得安在其爲險阻哉。

陶人之埏埴也，取之地而爲盆盎，與其未埴於地也無以異。已成器而破碎漫漶，復歸其故也。與其盆盎亦無以異。夫人賤而貴，貴而復賤，顧獨有以異哉。

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，舉足愈數，迹愈多。走愈疾，影愈迫。不知處陰以休影，處靜以息跡也。

子路援溺而受牛，謝孔子曰：魯國必好抹人於

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。孔子曰：魯國不復贖人矣。在子路受而勸德，在後世受而肥家。在子贛以讓阻，在後世以讓明節。如必右受而左讓，幾何不爲貪夫藉口。以詹媼之數，設芳餌垂鉞芒，莫與網罟爭得，扞鳥號鸞綦衛重之，羿逢之巧，莫與羅者競多。所持有大小也，張無閤之宇爲籠，因不涸之淵爲罟，又何亡魚失鳥之有。

東風至而酒湛溢，蠶叫絲而商絃絕。謂人心獨無絕絃溢酒哉。

射於長莖四寸，生高山而下臨百仞，莖非加長也。立則使然，芳芷而漸之，滲人不復近。質非不美也，漸則使然，故君子立必居方，羣必擇類。馬之似鹿者千金，而無千金之鹿，璽諸成璧，價重連城而無鎚錘之璽，諸故王公以式士重而聖哲以庸衆成。如必自貴自賢，無璧馬矣。

苦言逆耳。甘言解頤。裏言剖心。貌言賈譽。人嗜
甘而苦不入。無寧反以自茹。眩貌而裏不孚。無
寧質以自澄。易禮而貌變苦以甘心。口相自羞
矣。
人各賢其所悅。而悅其所快。快者必同已者也。
不然則諛已者也。已不必賢。而賢同已者。是以
升量石。石必不收矣。已則賢。而賢諛已者。是以
木諧玉。玉必不砥矣。賢人者。慎毋悅其所快。

礪劍必以柔砥。擊鍾必以濡木。強轂必以弱輻。
乃知兩強不能相服。是以君子貴異而賤同。
子車氏之豶。色粹而黑。一產三豚。其一駁而白。
惡其弗類也。嚙殺之。糜盡腎腸。然後止。二同已
者。字之惟恐其傷也。若敖氏之狗。羣聚而戲。俯
仰跳嚙。甚相快也。有骨投地。其一得之。則羣嚙
而爭奪。口鼻流血矣。見別於愛憎。卽骨肉而戕
嚙。意競於勢利。卽膠漆而戈矛。何異子車氏之

猥若敖氏之狗。

人有偏才。相得交濟。昔寇至人竄。獨遺瞽者盲者待死耳。然瞽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。兩人皆免。乃知兩相爲用。則無偏廢之才。

烏弓谿弩不能無絃而射。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。乃知才技必有所待。故有時而窮。若夫不乃不弩而射。已之正鵠。不舠不艇而御六氣。以遊彼且惡乎待。

楚人未見山雉。途遇而問焉。誑之曰。鳳凰。路人貴其名。請販之。十金弗與。益之倍。將以獻楚王。經宿而歾。路人不逞。惜金惟恨。不得以獻國人。譌傳爲真。遂聞於王。王感其獻。已召而厚賜之。過買鳥之金十倍。梁之黎丘有奇鬼。善育人之狀。邑丈人之市。醉歸。鬼肖其子。扶而道苦之。丈人歸。醒而責子。子伏地泣。白無之。父曰。嘻。是必奇鬼也。明日復飲於市。欲遇而殺之。真子恐父。

被鬼往而迎。丈人望見來。遂拔劍刺焉。夫丈人
惑於似子而殺其真。路人眩於托名而獲其實。
彼僞士以名售。而真士以似廢。又何怪乎。
昔孔子誅少正卯。曰心達而險。行辟而堅。言僞
而辯。彊記而博。順非而澤。故居處足以聚徒成
羣。言談足以飭邪熒衆。彊記足以反是獨立。此
小人之雄也。世無孔子。所謂愿人者。未必無德。
賊聞人者。未必無正。卯盍反而鑒諸。

夫跡者履之所出。而跡豈履哉。然而肖其履矣。
響者聲之所答。而響豈聲哉。然而肖其聲矣。言
者心之所宣。而言非心也。人藏其心。不若聲之
可聞。履之可見。肖與否。不可知矣。見履則迹爲
贅。聞聲則響爲贅。知心則言爲贅。心不可知。而
言不爲尤贅也哉。雖然。匿心者不欲彰其贅。其
贅自彰。不敢爲心匿也。越人幸以鍼砭投之。贅
庶其有瘳乎。



卷四
十一